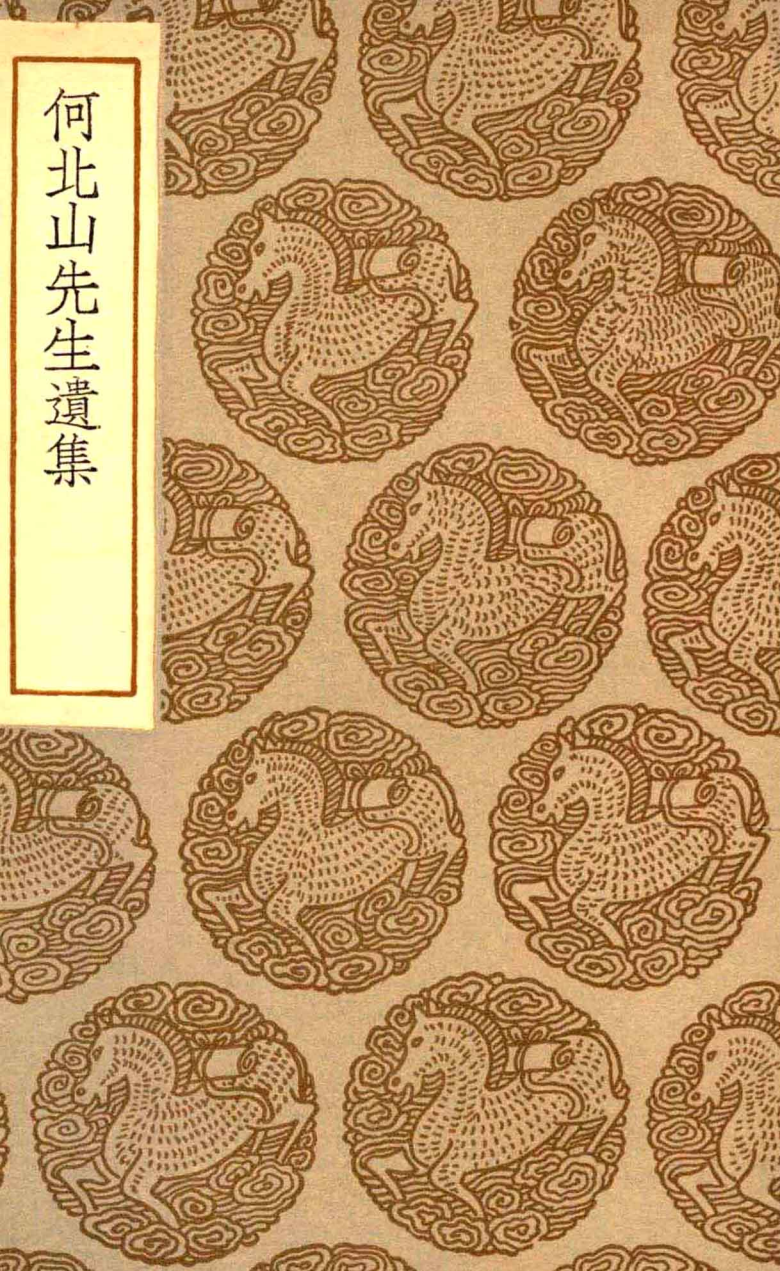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基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遺生先山北何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徐

撰者 何基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何北山先生遺集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何北山先生遺集序

金華理學呂成公開之。繼之者何王金許四先生也。王有魯齋集。金有仁山集。許有白雲集。余皆刊入金華叢書。獨文定遺集四庫既未收其書。卽私家收藏各目亦未著錄。按宋史載基文集三十卷。金華縣志及婺志粹載北山集十卷。今均未見。壬午秋養病多暇。命兒輩檢輯羣編。得文定序一。考一。箴銘三。論一。書三。辭牘三。五古二。七古三。五七律三首。五七絕十四首。讀朱子齋居感興詩評語十九則。釐爲三卷。附以王文憲之贈序。金文安之壽詩。及歿後之諡命。行狀。祭文。挽詩。綴諸卷末。刊而列於四先生文集之中。雖一班初見。全豹未窺。嘗鼎一臠。咸知美味。將見上接中原文獻之統。下開後學關閩之傳。非僅余一人之幸。實千秋萬世之幸也。倘海內博學之士。復見集外遺文。手鈔郵寄。謹當續刊。俾成完璧。尤爲深幸。書此以竣。光緒八年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何北山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

繫辭發揮序

孟子集註考

魯齋箴

潛夫井銘

蒲圻周令君銘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與門人張潤之書

又

又

辭牘

又

又

卷二

五古

暮春感興

和吳巽之石菖蒲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西山孝子吟

老菊次時所性韻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往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七言絕句

春日閒居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春晚郊行
夾竹梅

寬兒輩

送王敬巖江東都憲三首

題徐伯光真

卷三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卷四 附錄

繫辭發揮後序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何北山先生行狀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跋北山遺跡

祭北山先生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挽詩三首

雜詩三首

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宋王柏

宋金履祥

宋王柏

宋王柏

宋王柏

宋王柏

宋金履祥

宋金履祥

宋金履祥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金履祥

宋諡先生文定誥

何基列傳

元脫脫等

何文定公實錄

元吳師道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元吳師道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劉蒞

何文定公傳

明鄭柏

何文定公傳

明吳之器

何文定公傳

國朝王崇炳

何文定公傳

國朝張璠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程開業

遺事

國朝鄭遠

何文定公傳

國朝黃金聲

何文定事蹟

國朝盧標

何文定弟子

國朝盧標

何文定著述

何文定里居祠墓

何北山先生遺集

目錄

五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一

繫辭發揮序

宋何基撰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做著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間。是固因俗淳漓。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闕遠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卽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著求卦而占。

自顯者。視義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奧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恐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覆。犁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詞尙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笥。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梓。肝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槩。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

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卻是分曉。

魯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旣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績。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

義理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潛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繫井之德。勿慕有孚。是謂元吉。射鮪與禽。井道幾息。渫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
濂洛風雅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債。貪斤暴斧。椎剝是怯。恂恂周公。冰雪自清。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樞其樞。彌千萬年。德人之塋。
濂洛風雅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做做。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做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略見大概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於部使者之饋。概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幣交而受爲言者。某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蓋其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有欲以此爲意者。必作道理避去。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今不欲無故破戒也。近來號爲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辨。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弊。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牘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邱園。推前代之曠典。賁末學之遐踪。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益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何人。可辱此靖。惟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暮。義理之蘊。與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隱逸。

之行以爲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授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聞命傍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宜。所當揆事度理。敢用彈控。冀蒙鈞察。某聞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真有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矣。每至而每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愀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奧。爲士者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稟資素弱。自少卽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滋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暮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盡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歉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爲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爲切。銜戴雖深。稱塞何有。凜凜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恥者尙不敢輕受。而況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當而冒承之。己固忘其恥心。寧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中。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尙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者。靖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嘗控瀝忱赤力申辭免矣。今茲聖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而史館紬書。經帷勸講。首貢草茅一介之士。此聖世累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某平